第三百八十七章 身世

半个时辰之后在奇兰峰顶雷亚的面前出现了一面铜镜，铜镜横放在地上，上面立着一根细香正在缓慢燃烧，心中默念：“快点来呀。”

这根香燃了三分之一的长度一道传送门从奇兰峰山腰出现，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就是繁星堂的副堂主李献生，没有几转的时间就登上了顶峰。

“两年了才叫我来，你是把‘问心铜灯’给弄灭了吗？”

雷亚没有回答李献生的话直接要半跪在地上说：“副堂主弟子有一事相求。”

不过就在膝盖即将触地的时候就被一股力托了起来。

“跪下就免了，就是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会帮你这个忙？”

“因为副堂主对弟子的态度，亲自给我送关于您的联络方式，很想相信这是一个圣殿副堂主对每一个弟子的做法，也就是说我对您有别的价值。要是副堂主能帮我这个忙日后定会相还。”

李献生也没有对雷亚的话提出多余的疑问直接说：“说吧什么事？”

“我想知道内门弟子华心诗近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动向。”

“华心诗？”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这是内门弟子中最有潜力的一批据说已经被绿衣看上，马上就要成为核心弟子，但是现在少主突然要这人的信息干什么？难不成...

“这个简单。”

李献生从袖中拿出铜镜开始探查。

半刻钟之后就有了消息。

“这一个月没什么特殊的行为，不过她三天前领取了一道一纹任务，前往西天门区域调查一些东西，理由是想回家看看。”

“回家？”心中暗骂：“妈的这哪是回家看看呀，分明就是想潜逃。”

雷亚恭敬地说：“多谢副堂主的情报。”

李献生立刻问：“你是不是想去追这名女弟子？”

从他的口气中得出这家伙看来并不同意自己的接下里的做法之后换个法子说：“副堂主，小子在圣殿呆了两年了，现在就是想下山去看看外面变成啥样了，去去就回来。”

李献生一口回绝道：“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能让你出去。”

“副堂主，恕弟子冒昧。宗门应该没有限制外门弟子活动的规定吧？”

“这是我个人的意愿，而且你必须遵循。”

“为什么？就算您是副堂主也没有全力约束我。更何况我是隶属于穆夜竹，您更没有权力管我的自由。”

李献生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张纸来，羽毛笔在上面写起来然后签上自己的署名，甩给雷亚。

“现在你就不能随便下山了。”

雷亚没有接那张纸，随着风吹落在自己脚边，最上边写着‘繁星堂’，然后就是下边的内容“外门弟子雷亚在一个月内锻铸十把兵器，等级不得低于玄阶。”

这种强制性的命令让雷亚难以结束，为什么他要强制自己留在山上，又为什么这么过于关心自己？

“能给我个理由吗？ 您这么强制我留在山上，我到底哪一点是您在意的？”

李献生没有立刻回答。两人站立在奇兰峰顶，山风吹刮着两人的衣服，气氛十分凝重。

“你想知道？这种事情对现在你的来说过于沉重，有时候知道的早了，反而是一种负担。”

雷亚坚定地说：“我要知道。”

李献生不厌其烦的继续问第二遍：“你确定？”

雷亚也是坚定地说：“确定。”

“行，既然少主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只好遵命。”

‘少主’？

这个称呼从他的嘴中说出来好像说什么了不得的身份，而且要是了解了前因后果自己的身份将会发生一场不得了的转变。

接下来李献生的话确定了猜测。

“这件事要从三百多年前说起，那时候还是启灵大陆的‘新时代’时期，三位新星强势崛起盟约杀神，众星之王风硕华和判死剑高煞刀，我说的事就和众星之王有关。”

雷亚接过话来：“他开创了一个教派取名‘天才’，是一名与杀神一争天下的武者，但是这个教派妨碍了众多大势力的利益而且后期教主走上邪教招致众势力的围剿，最终灭门。”

李献生怒喝：“一派胡言，教主所背负的东西岂是凡人能够理解的。”

接着一阵危险传来雷亚手中刚攥起玄冥锤就感觉周围被规则限制，一只强有力的手抓在自己肩膀上然后就被强行摁下跪在地上，这期间雷亚一点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跟我说。吾父在上，孩儿未知其情出口有过，还望恕罪。”

雷亚分析着话中的情报，信息量巨大的有些难以接受，不过现在要是不说的话恐怕就要被一直摁在地上。

知道一个字不漏的说完李献生的脸色才缓和好多，将雷亚放开说：“少主不知道无罪，还希望少主今后对自己的言辞多考虑几番。”

“现在该告诉我怎么回事了吧？”

李献生开始诉说：“少主知道教主的名字属下还是很意外的，现在人们提起‘新时代’一般只知道杀神的存在。那是因为教主断了那个时代的气运。”

“什么意思？”

“少主有没有听说过气运避神法，就是献祭某个人然后护住一方平安的能力。”

“有，还曾有幸见到过。”

这个回答让李献生能挺意外的，这种法子可算是秘法了属于禁忌类，少主竟然说有幸见过。

雷亚催促道：“接下来呢？”

“杀神和教主发现了一种被封印了的上古凶兽，具体什么凶兽教主并没有说明，只是说这种凶兽一旦出现就是天下大劫、生灵涂炭而且当他们发现时封印已经有了明显的松动，但是以他们的实力根本不能加强封印，要是把这种事情告诉那些大势力难免会落入奸佞小人之后，节外生枝。所以最终他么决定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之中。教主就想到了秘法气运避神法，这是他们当时唯一可以抗衡凶兽的方法。”

雷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杀神去当这个祭品呢？”

“因为献祭的还不够。当时的天才教如日中天，虽然杀神力压群雄但是他不想被阻止限制当时的盟约还在萌芽之中根本不能有天才教相比，再加上教主正义感太强。”

说到这里李献生叹了口气说：“要不然为什么会在十年里干扰那么多大势力的利益，所以教主以自己为祭品要取得压制凶兽的力量。结果就是天才教背上骂名被众势力灭教，但是在灭教的时候出现了一线生机。在参与围剿的势力中就有杀神，他对每一个教众都手下留情，以一己之力让将近三成的教众逃过死劫。”

李献生的眼中带着尊敬、感恩和崇拜。

想想也对在无数大势力眼皮子底下救下人来还不要露出一点马脚，这不比从其中杀出去简单，更何况还是以一己之力。

“但是...”李献生话音一转：“我们可以逃过一死但是教主和教母就不能幸免于难，最终教主死在杀神的枪下，但是在死之前教主做了最后一个决定将自己的血脉流传下去，让所有的气运交给自己的下一代背负，就是您，第二任天才教教主雷亚。”

这讲了一大串故事突然在最后强加一个自己的角色让雷亚有些朦胧，怎么突然出现自己的，这身份给的也太快了吧。

“等等，副堂主。您能不能说的仔细一点，怎么最后就是我背负气运了？”

“教主为了不让我们永远带着恶名，于是就把自己的儿子当着势力抛进了玄冥隧道中，让气运避神法出现了落法点，也就说您是钥匙。同时因为是钥匙所以就不需要再永世的献祭，您有了让天才教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同时在教主身陨的那一刻因为背负了强大的气运所以随着教主的陨落气运就断了，天才教才会被众人忘得这么快，也只有我们这些祭品还记的当时的事情。”

只有祭品记得？

雷亚的脑海中一直在重复这个信息，那为什么高宁会记得这么清楚而且很确定的说天才教的覆灭一定有隐情。

这个问题李献生也意识到了急忙立刻问：“少主是怎么知道三百年前的事的？那时候的您应该是个应该才对，完全没有记忆。”

“那副堂主...”

“少主，叫我李护法就好了。在没人的时候我在您身边就是天才教的护法。”

雷亚说：“安全为上。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既然三百年前我就出生了为什么现在我的实际年龄是双旬数？第二：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一定是天才教的少主？”

“第一当时教主是将您传送进了玄冥隧道中，这种隧道的开启基本上花费了天才教自成立以来所有的积累，才勉强将您送进去，其实在送进去之前我们都不能确定您能活着出来，因为这种隧道不止跨越了空间还有时间规则，传送物本身有极大的概率在隧道中陨落。但是我们逃出去的教众在大陆苦苦寻找了您十多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没有任何下落，最终心灰意冷各自隐藏心中的抱负自谋生路。”

“你们没有想过自己振兴天才教吗？”

“不是没想过而是不能。我们是祭品不是气运避神阵的落点，要是我们大张旗鼓的振兴，就等于自破阵法，教主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发现您的就是我的哥哥李文硕，现在叫李献之。”